

顾文嫣 著

红楼梦

痴心恨几许，呕血成新著。
荒唐证梦语，谁解红楼梦？



文匯出版社

紅樓夢圖

顧文嫻
●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圆 / 顾文嫣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 - 7 - 5496 - 1497 - 4

I. ①红… II. ①顾…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 247.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3472 号

红楼梦圆

作 者 / 顾文嫣
责任编辑 / 鲍广丽
封面设计 / 王 峰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省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89 千字
印 张 / 21.75

书 号 / 978 - 7 - 5496 - 1497 - 4
定 价 / 39.00 元



自序：血泪舞墨《红楼梦圆》

2007年夏，某人对我说其人生经历与曹雪芹极其相似，他愿意提供其二百年的家族史，请我写部小说。并嘱我接着通行本《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后写，说贾宝玉不甘寂寞，再返俗尘，接写其家事。不料，我此番细读《红楼梦》，再不能忍受程高本平庸的后四十回续书（现有诸多红学家认为，程本后四十回非高鹗续写，乃无名氏之作，在此不作讨论），真是玷辱曹雪芹啊！我即搜集翻阅古今其他《红楼梦》的续书，形似是而非，神非而非，形似神不似，形神皆不似，比程本续书更不堪，尤不可忍耐！因思程高本《红楼梦》得以流传二百余年竟有其道理，且续书对《红楼梦》的推广普及的确功不可没。但叹后四十回作者的文笔、思想、精神与曹雪芹果真有天壤之异，且续书与前八十回情节多有悖谬。我遂义无反顾做出决定，我必须写部符合曹雪芹原意，与其文笔相近，具有相当水准的《红楼梦》续书，以慰曹雪芹在天之灵。我一刻也不肯拖延，再无心思创作其他。

自《红楼梦》问世，有无数的红迷，更有诸多的红学专家对《红楼梦》文本、版本、作者及其家世等作了精深的研究，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因此一直以为：红学何必有我？而有意无意地回避高山仰止的《红楼梦》。谁知山不转水转，我终归含情地望向曹雪芹，悲壮地面对《红楼梦》。

我的爱人穆伟极力反对我写《红楼梦》续书。他说现代人万难进入二百多年前人们的社会生活与语言环境，曹雪芹又是绝世天才，替其续书只不过坐等骂名而已；且让红楼梦断，快作正经书去。现实生活中，我万事失败不自信，惟对自己的文字有信心。诗歌是我的生命，文

学是我的信仰；曹雪芹的眼泪在我的心上流淌；我不能自己……

进入《红楼梦》的语境，我认为并不难，反复读诵文本，即可把握曹雪芹的习惯性语言。有否文采倒是续作者的能力问题，无可探讨。炎黄后人心魂传承着泱泱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元素，多读历史与小说，自然可以穿越时光隧道，进入历史的社会环境。何况曹雪芹以生花妙笔，已将二百多年前各类阶层人物的生活环境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另外，依据前八十回文本提示，古本脂评的指导，几代红学家的潜心研究，曹雪芹的原意，《红楼梦》八十回后的情节故事基本就能探佚出来。未形成共论的，并不要紧，毕竟《红楼梦》是小说，不是历史，作家自然可以构思部分符合事实情理的故事。红学发展至今成绩斐然，又值探佚学蒸蒸日上渐臻成熟之际，恰是符合曹雪芹真意的《红楼梦》续书诞生之时。

我个人认为，欲著一部曹氏风格、符合曹氏真意的《红楼梦》续书，续作者起码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全面而正确地解读前八十回《红楼梦》。透辟地领略《红楼梦》的主旨要义、博奥的精神内涵，明晰地认识其高超的艺术价值。续书者吸纳的须是理性、客观、严谨、科学的红学研究成果，如若受索隐派的思想指导与影响写出的续书，南辕北辙，注定失败。

第二，续书者须是感情激荡旖旎，语言俏丽迷幻，胸怀异才的诗人。对于写曹氏续书者，此身份优势高于纯粹的作家。曹雪芹文江学海，兼有卓越的诗才，小说中的人物多能作诗，诗歌精作方显身份，也是小说情节发展中不可缺的部分。非诗人，难以真正和应曹雪芹的心跳；非诗人，不能完全地解读书中宝、黛等人馥郁的诗性，穿越万古时空烂漫的凄怆；非诗人，续书诗文断不能金声玉振、波澜老成。

第三，续书者须是人生异常失意者。“文章憎命达”，因命运多舛，人生失败，曹雪芹方完成卓绝千古的《红楼梦》。窃以为，续书者须付出半生乃至一世情感的迷惑、理想的挫折，方能流淌曹雪芹滔滔汨汨的辛酸泪，写出情悲世冷的《红楼梦》续书。

第四，续书者在文学创作上，须具有相当高的才华天赋。曹雪芹

既为天才，续天才之作，寻常作家焉可为之？

至今未出现一部圆满的《红楼梦》续书，或许因为续作者不能全部具备我所列几项条件而有所关联。至于我本人，大致符合以上条件，因此我方斗胆著曹雪芹的续书。且曹雪芹的神灵似乎守望着我，悲泣不止……

我反复读赏《红楼梦》文本，又广泛学习红学家的研究成果。王昆仑、蔡义江、丁维忠、何永康、张庆善等诸多红学家的著作，给我莫大的启迪，让我细致、透辟、全方位地读懂了《红楼梦》与曹雪芹，也大致明白了八十回后的探佚情节。一部研究《红楼梦》的理论著作，是或一位、或多位红学家尽平生之功而作，而我数日即欣赏完毕，汲取了他们的思想精华、毕生的研究成果，使我丰满茁壮。因此对于诸位红学家，我铭感五内。在此，我万分诚挚热情地向各位道声感谢！没有诸位红学家的努力、潜心研究，恐怕《红楼梦圆》难以问世。

作学术研究，自可做局外人。而写作者，必须身临小说情境，与书中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我写作即如此投入。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薛宝琴、甄英莲、贾迎春等诸多人物身上，我都能够读到自己的性格、观念与身影，我深深地理解并同情他们。当进入创作状态，多少人物我只当是自己，因此书中多少情境，我写着写着，禁不住泪如雨下。宝黛每每共语情话，迎春含恨香消，二宝婚后每场对话，宝玉悲怆出家，多少处多少次使我失声哭泣；尤有第九十四回，写林黛玉死；第九十七回，贾宝玉自杭州回知悉林黛玉死，此两回书，我可谓打一字滴一泪，几度问天责神，泣不成声，痛不欲生……那时刻，我竟疑惑：曹雪芹与脂砚斋，你们曾经像我如此心痛，流过这样多的眼泪吗？——是的，是的，是的！因此世间才有了千秋绝唱的《红楼梦》！那一刻又思，给我再光耀的荣誉，也不要、不敢接受那样痛楚残忍的生存哪！

《红楼梦》第一回即言，此书不干朝政，“大旨谈情”，感喟悲金悼玉、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之慨。如此，我方有兴趣与能力续写。如我，生活平淡，而心理感受敏感强烈，常葆生命与青春的激情，诗性的浪

漫与传统的思想于我之身得到明丽之统一。我一向视诗歌与爱情为生命，岂非造物使“情情”“情不情”一身于我？因此，我若写不好续书，决不可原谅自己，但怕造物也不饶过去！

脂评中，有如此批语：“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目未曾亲睹者。”只此一条即可断定，《红楼梦》中的人物并非都有原型，此书绝非实录某人某事。许多人物是作者为了表现自己的观念与美学理想，而设计创造出来。纵使有原型，作为写小说的我，清晰地明白原型与书中人物的差异。若然一一坐实，必定索然无味，损害书中人物的美学形象，甚至怀疑，书中写的果真是那一个人吗？是以敬请诸位，将原型说看浅看淡。我要重复的是，《红楼梦》是部小说，不是历史。既是小说，就可以在续书中，在前八十回论述的基础上构思与创造。

依据《红楼梦》前八十回文本及脂批提示，与众位红学家们探佚出来，基本达成共识的八十回后的情节，比如卫若兰射圃，探春远嫁，黛玉泪证前缘，妙玉屈从枯骨，宝玉悬崖撒手等，我无须再费心神，自然轻快地作去，朋友们亦可轻快地阅读。还有许多有争议或不知所踪的情节故事，我认为大可以事体情理为核心，合乎生活实际、合乎逻辑地推理与创造。像《红楼梦圆》中，薛宝琴的故事，贾宝玉因北静王举荐于内廷短暂供职，尤氏得孙贾榆抄家后易姓，此类故事俱是我个人设计。我自然认为是合乎情理发展的，且有意义的设计，是本人充分发挥想象力推理构思出来的。此三点也是《红楼梦圆》中，最可能引起读者争议的情节。请各位见仁见智，我必虚心参考高见。

《红楼梦》并非像通常的小说以故事情节的奇异吸引人，而是因其表现的博大精深的文化艺术价值使我们神魂颠倒。曹雪芹的文字含蓄隽永、跳荡迷人，呈现出五彩纷呈的画面，人物形象宛在目前，作品蕴涵无限光辉的思想内涵。虽然《红楼梦》中的故事并不奇异，然人物命运各有不同，各怀悲情。那些女孩子们的命运个个相异，而条条道路通苦悲。曹雪芹不写重复故事、情境、文字。我写续书时，自然注意曹雪芹此类创作特点。金陵十二钗正册，除了秦可卿与贾元

春，我用墨颇少，其余我悉皆以浓墨重彩描述各位故事与结局，使人凄然泪下。

《红楼梦》始终围绕宝黛爱情、贾府没落（包括经济衰退、政治失势）此两条主线叙说故事。自八十一回始，业已气象肃杀，岁暮天寒，一路悲情下去，实不忍书之阅之。然既为曹氏真意，《红楼梦》全本面目，文嫣且仿曹氏之笔，以曹氏之灵，忍心为之。

关于续书诗词创作，浅说两句。《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是小说故事情节和人物描写的有机组成部分。著名红学家何永康教授说：“雪芹是天才诗人，原作中诗作甚多，且多为精品，故续作有一道绕不过的坎：诗词创作”；“续书诗词不解决好，就等于半途而废”。此语曾令我雷轰电掣，醍醐灌顶！万谢前辈点拨赐教！我从前一直写现代诗歌，从容、浪漫、瑰丽，直至写《红楼梦圆》时，方逼上梁山，学写古典诗词。对我而言，古诗词创作有些艰难生硬，然万须情真意切，并借鉴曹雪芹的诗歌创作艺术特征，亦勉力按格律规则创作。是书成稿后，2014年10月始，我力攻、恶补诗词创作。很幸运，在何永康教授的鼓励与教诲下，我尽可能完善了续书诗词。《红楼梦圆》中，诗、词、歌、联共有七十馀首，篇篇心血、字字辛苦作成。且每首诗词都经过何教授严谨的审阅与指正，请朋友们鉴赏。

有关全本《红楼梦》回目数的问题，我在此也发表一下个人判断。庚辰本四十二回回前总评，“全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馀”，如果回目共是一百一十回，当说“全书至三十七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馀”。如果此批在三十八回前，或有前一说，现在四十二回前，说明书正至三十八回时，过三分之一有馀。如此只能是一百一十三回，或一百一十二回，舍奇取偶，《红楼梦》全本回目当为一百一十二回。且王府本第三回有批说“后百十回黛玉之泪，总不出此二语”，亦可证明此回目数。是以《红楼梦圆》自八十一回始，至一百一十二回结束。如果大家对回目数有异议，自可商榷，毕竟回目数非关键，关键是作品质量。

我的爱人口齿历来有些“乌鸦”，我勇敢地邀请他阅读《红楼梦

圆》书稿，叫他尽管“刻薄”，尽兴批评！结果他惊叹不已，夸赞不绝——我早说过，如果某日敢于面对他，我将有勇气面对每一位专家与红迷，面对天下人。因此今日将续书公之于众。阅读《红楼梦圆》，相信能够使许多普通读者与红迷，更加深入而正确地解读曹雪芹前八十回的《红楼梦》。我坚信此书问世，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相信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读者方是判断续书优劣真正的法官！朋友们，请避开时代概念，以及本人绝对草根的环境因素，单以作品质量，从公评判！由于本人学浅识微，书中必有缺失遗憾处，敬请朋友们批评指正，我必参考、斟酌，及至修改。相信此生还很漫长，我必倾尽毕生才力，力求奉上一部圆满的《红楼梦》续书，而使曹雪芹梦圆，红楼梦圆！

关于我本人，不说两句不近人情。因为有许多人，喜欢从作者的现实探寻其文字来历，实际不必或无益。究其实，文字永远比现实更容易认识作者，作品方是他或她的真面目、真风采。果真的，相对于文字的风云激荡，我的人生过于平实无味。我认为，一名优秀的作家，现实的生活可以平淡无奇，然其心理感受必须丰富多彩、万千变幻、波澜壮阔。人们相信性格决定命运，而我相信，写作者的性格决定其作品及语言风格。我于1971年9月5日出生，造物使我将处女座人的特征强烈、夸张、悲哀地表现出来。我与年龄不相称地天真热情；喜欢编织梦幻，梦幻中我真实而淋漓地快乐与哭泣；我凡事追求完美，是以自觉人生充满失意与眼泪。因而为文情感真挚，语言华丽而风格悲怆！

安静是造化，孤独乃余使命，创作方是我生存的全部意义。我倾尽所有可能的时间与精力，用在阅读与写作上，著有诗歌集《梦经》系列、长篇爱情小说《梦教》、散文集《诗魂梦语》等，皆滴泪成墨。

我自2010年1月2日开始创作《红楼梦圆》，历时四年，2013年底完成，此后修订书稿一年。应必诚、何永康、严明、朱永奎、王怀义、邵琳等阅读过《红楼梦圆》的各位红学家，皆对续书给予肯定、积极的评价，以及可贵的指正，我参考了各位老师意见，几易书稿，终得完竣，无限欣慰。文嫣在此谨向老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另,我的爱人穆伟,以及中学生儿子穆冠宇都曾为《红楼梦圆》做过许多有益的讨论与指正,今于此用情致谢。

江苏省红学会王宝林会长、朱永奎名誉副会长、杨新华副会长等给予我与续书许多关心与支持,令人感动。文汇出版社的鲍广丽老师慧眼识珠,以非常的热情,非常的工作效率,而令续书尽快面世,使我铭感于心。尤有曹文轩教授,万忙之中抽出时间,反复阅读续书,并给予美妙的评语、温暖的勉励,感慨系之矣。需要感激与记忆的亲友老师太多,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续书既成,心中顿移千斤石。唯一遗憾,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我原本身体虚弱,近年由于创作压力巨大,工作异常辛苦,奉亲教子忙碌,身累心劳,如今未老先衰,数种疾病缠身。此生并无他求,但望平安于世,获得尽可能的健康,能够支持我写作——多写一些年。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爱着写着方块字的骄傲的中华民族,我愿将自己的心魂、智慧、生命全部贡献文学,尽可能写出更多优秀的汉语言作品奉献世人!

顾文嫣

2015年6月15日修订



目 录

第八十一回	造化弄人香菱作古	青娥任命司棋离魂 / 001
第八十二回	枉欢喜元妃孕龙脉	虚祈福宝琴过梅门 / 010
第八十三回	琉球喜圣朝首赐婚	宝玉迷甄贾初对面 / 018
第八十四回	豆蔻尼姑相携返俗	同胞姐妹先后误姻 / 028
第八十五回	是非人尽道是非语	冤愆案因结冤愆果 / 037
第八十六回	金桂嫉贤复伤薛母	周氏薄缘归寂智能 / 048
第八十七回	悲迎春含泪赴阴世	义绣橘碎玉求天伦 / 058
第八十八回	畸零人叹作畸零叹	风流士歌唱风流歌 / 067
第八十九回	太君病患月黑风高	佳偶天妒鸾飘凤泊 / 082
第九十回	且证掌握官印易贪	可伤欢喜冤家永别 / 091
第九十一回	通灵玉情淫淑女泪	无事忙火速天堂行 / 102
第九十二回	成画园林毕竟成画	吞悲远嫁终究吞悲 / 115
第九十三回	凤姐喜成爱情眷属	元妃懿赐金玉姻缘 / 126
第九十四回	贾母哀矜共啼罪业	绛珠尽泪悲证前缘 / 138
第九十五回	梦逝贾妃黑云压府	情迷尼道暗世同侪 / 148
第九十六回	因糊涂始论古今道	为英豪方成寂寞人 / 157

- 第九十七回 怡紅君对境悼颦儿 永伤歌餘音绕世界 / 165
- 第九十八回 惋惜春顿悟皈佛门 哀紫鹃情迷迫主魂 / 176
- 第九十九回 二宝花烛悲吟黛玉 鸳鸯绝地径奔幽都 / 186
- 第一百回 史太君盍语归冥界 宁国府祸发歿贾珍 / 197
- 第一百一回 王熙凤知命强英雄 锦衣军抄罄荣国府 / 207
- 第一百二回 花婢易主贾琏休凤 风流散场四面投生 / 216
- 第一百三回 恍隔世悲逢狱神庙 真穷途亲济葬身地 / 225
- 第一百四回 贾伉俪义探太平庵 薛鸳鸯分飞棘刺途 / 235
- 第一百五回 虎落平阳绝灭长房 雁失群队再散门头 / 244
- 第一百六回 薛宝钗借词含讽諫 王熙凤作鬼寓他乡 / 253
- 第一百七回 仙妙玉避狮偏逢虎 邪刘翁钓誉竟行污 / 264
- 第一百八回 亲娘舅卖甥烟花巷 千金女嫁耕荒野居 / 276
- 第一百九回 旧府妾逢新偶荣春 败家儿典亲母戏孝 / 288
- 第一百十回 贫主仆破毡熬雪夜 花袭人善始有善终 / 299
- 第一百十一回 贾存周苦受三世果 薛宝钗哀作十独吟 / 310
- 第一百十二回 贾宝玉竟悬崖撒手 甄士隐释红楼梦圆 / 320



第八十一回

造化弄人香菱作古 青娥任命司棋离魂

迎春无奈回至孙家，消受前世因果，不在话下。光阴易逝，时已年下，上下冗忙。值梅翰林家自任上归都，示之薛姨妈与薛蝌，明仲春公子梅鹗即欲迎娶宝琴。薛姨妈自添几分忙碌。且香菱病势日益沉重，薛姨妈悉心延医调治，并无效验，究竟认命。香菱饮食不进，惟候仙界。

薛蟠闻得香菱不好，急急跑至后面看视。香菱穿着秋香色绫袄，身子裹于鸳鸯锦被里，乌云凌乱，颜色枯槁，魄离人间。薛蟠见之油然而生一段温柔心肠，抓着香菱的手，跺脚说道：“老天，乖乖，如何就这么样了！还能够好起来么？我拼命买你来家，断不意这般了局。”嘴里叠叠连声：“挖了我的心肝了。”薛姨妈喝道：“满嘴里胡浸乱道。忙你的去罢，且不必在此添乱。”

一语未了，但听外面嚷嚷着说道：“我看看你的心肝！”夏金桂自掀毡帘雄赳赳进屋，见薛姨妈亦无请安问乏只语。薛蟠愣头愣脑，心下慌张。薛姨妈对金桂满生嫌憎，因道：“越发没规矩了。”金桂昂脸说道：“我竟是情愿嫁个夫妻恩爱、有大有小的规矩人家呢！纵是香菱，也自为卖到画房香园好居处，再不承望好年好节寻死不活去！”说着径直往香菱炕边，道：“可是不得了，卖到了好人家！只是节下有一天无二日，真真是死不拣时候。”宝钗忍不得，因道：“嫂子，如此境下耐烦说些暖和话。无事宁可歇息去罢。”金桂拍手道：“我好心善意看香菱，你们倒帮派一道欺压我，竟不如香菱早闭眼蹬腿。”

薛姨妈欲恼终觉无味。薛蟠瞪出眼珠看着夏金桂，一语道不出，急了，拉起夏金桂往外跑。金桂气忿忿出来，嘴里犹为泼三污四。薛

姨妈叹恼不已。

是晚，香菱凄然躺在炕上，几上摆着新鲜的果点，丫头臻儿默立一边。香菱叹息一声。外面烟花闪烁，隐约有人声喧沸之音，香菱乃因循此音追奔。身后似有人声呼唤，却不像自己的名字，接着又“我儿、我儿”呼唤不停。香菱猛可想到，自己原也有父母，并非天外人物。遂停伫，回身寻觅爹娘，惜毫无影响。

香菱全身抽搐一下，臻儿忙问：“姐姐好，喝茶么？”香菱使出力气摇头。抬眼凝望窗外，月天飘临一位丽服仙姑，携起其手，轻灵灵的飞，身下亦水亦楼亦枫桥。倏忽停于一个院落，院内东边长棵石榴树，西边种棵柿子树，树上花灯繁绮。只见一个五六岁光景，穿着红袄红裙的小女孩飞奔里屋，向着一个慈爱的妇人，道：“娘，我棉鞋上的蝴蝶飞起来了！飞上花灯，飞到那一个冬天也没掉下的大柿子上。又飞，飞到天上银河去了。”他娘笑道：“小鬼灵，你又来骗人了。告诉娘，到底怎么顽皮将鞋上的蝴蝶闹掉弄丢了，看你过年穿他丑也不丑？”

封氏歪在榻上，似睡似梦，只见一个憔悴清丽的少妇走近身前，仔细辨认恰是英莲，只听道：“娘，儿今生命蹇，对不住娘，未报育养之恩，徒累娘一世苦念，惟求来生相报。儿去了，既解脱生苦，娘再勿牵念。请自加珍重，宁度晚景。”言毕倾身下拜。封氏扎挣起身，抓抱英莲，嘴里絮叨着：“我儿，莫走！自此陪伴娘，娘再不怨愤前苦。莫走莫走，娘细细看看，教娘再看看你……”封氏连英莲的影子亦不曾唤住，却见甄士隐青袍麻履，风尘仆仆走来，嗔道：“苦儿悲母，错爱冤恋，相生相克。红尘荣华散聚，皆迷缘幻象，刹那生灭。恋者苦也，痴者悲也。”言毕拉起英莲，道：“你此生冤苦已尽，幸而今日解释。我且带你同往太虚幻境警幻仙姑处，薄命司销号。”二人飘然而去。封氏心痛不迭，一头栽跌地上。封肃闻得丫鬟说报，忙过来看视救治女儿。

话说臻儿眼望香菱昏昏沉沉游梦寻仙，听他嘴里亲爹生娘乱呼。俄尔啜泣长叹，余音袅袅，凄厉阴沉。臻儿心内悚惧，轻唤几声“姐

姐”，并不应答。再观花容已无人色，而眼角蓄泪，唇际犹带一抹苦笑。臻儿壮胆，伸手试他唇口脉搏，气息已无。这才惊呼起来，急忙跑起报知薛姨妈。薛姨妈一阵疼痛慌张，忙率人前来。见香菱果已魂归地冥，忙命同喜、同贵与臻儿给香菱趁着热身穿衣修饰，移床易簪。一面命薛蟠带人抬出已备材板，一面着人寻出香菱旧日几套鲜明衣饰入殓葬棺。薛姨妈寻思年下闹忙，委实不便惊动王夫人那边，没奈何，只张主早结束此事。

薛蟠见香菱面貌犹生，十分秀丽，不禁撞尸号哭。金桂见了不禁嫉恨，道：“有这般疼爱的心上人，何必三媒六礼、大锣小鼓娶亲，糟害人家女儿？纵使这样疼爱，还在你家挫折短命，不爱不疼的也不知将来怎么个死处！”言罢，撸袖抹衣，放声大哭，哭了又说：“香菱死了，我也没个说话的人了。他享清福去了，我且不知生受那天！”眼泪鼻涕流了满面一身，头发也散了。

薛姨妈呵斥金桂：“这不是你的哭处！有他在日，你怎么浪声恶语欺辱他的？今日且要你黄鼠狼哭鸡装慈悲。拿镜子照照你的形容，街头小人家的媳妇，也比你知礼识羞。纵使我的孽障荒唐些，媳妇贤德了，万事也能兴起。没的见过这般镇日大呼小叫不过生活的入家，过年过节也不图个祥瑞，讨个安生。”金桂却非礼不让婆母，回嘴道：“如此说，香菱竟是我害死？你杀千刀的儿子是我教养坏的？香菱不要吉利死在节下，是我教阎王爷拿他了？我识礼、体面，还不知叫你们欺负到那座奈何桥上了！”

薛姨妈浑身颤栗，面色惨白，口中不能出一言。薛蟠始终惊悚呆立一边，此际见母亲怒痛至此，忙与宝钗扶母亲圈椅上坐下。薛姨妈气喘不止，肋下疼痛，丫鬟早递上面巾，奉上热茶。宝钗又命人取过安神的药丸，亲侍母亲服下。夏金桂见婆婆怒伤不似平常，一面悄悄的提步溜出，一面打听如何丧葬香菱，后知婆婆意思，暂不言语。

话说袭人与麝月收拾年节针线。袭人悄声问道：“可知香菱死了？”麝月吃了一吓：“这个快！你如何知道？”袭人道：“方才我叫佳蕙将昨儿老太太赏的枣泥糕送些与宝姑娘，谁知到了他家，正闹的天翻

地覆。香菱没了，他家夜叉奶奶又怜惜起来。只怨薛家不疼人不容人，又怕厚葬香菱。姨太太恼伤，先倒后病。”宝玉恰在屋里打盹，朦胧听说香菱死了，打了一个冷战，自床上一跃，径奔袭人面前道：“你说香菱死了？这么一个良善灵慧的人，青天白日就死了？”袭人忙道：“你不要乱嚷，叫世人尽知。姨太太说即刻入殓，造地下葬。因念节下，也不叫这边人知道。你说他死的不该，我们且真真替香菱难过呢。一般摆了筵席，戏酒热闹收纳，死了这么冷清，丫头似的。小老婆的罪，竟是整头满屋受死。”

宝玉喃喃说道：“香菱诗心蕙情，焉可死去……”言罢泪不能止。袭人忙道：“你且休犯痴病，说那没头脑的话。谁人不死？东府老爷那般修心炼性，也没见成佛化仙，凡身一般中毒去了。大凡人各有命，争不得，躲不过。”麝月也道：“想必我们死了，山葛野藤枯败，宝玉未必伤心。那里比得兰香宋诗呢？”宝玉只道：“我出去走走。”遂起身出门。袭人忙道：“你也穿戴暖和再出门槛。你不必去姨太太家，他家生死战场乱着呢。姨太太既不叫这边知道，你且装不知，千万别告诉老太太、太太去。”说着叫佳蕙带上手炉跟着，宝玉道：“很不必。我独自出去，并不冷。”

宝玉出得怡红院，举头一望，花木萧疏，满目残败。树上惟见孤零零的鸟窝，池中冰面上有三只野鸭奔跑觅食。宝玉百无消遣，心中念着香菱，无限伤感，不禁口占一律云：

海北天南名任改，冬雷夏雪度人生。
浮萍飘泊还绵雨，菡萏轻污再咽箏。
一片玉心无语泪，几分诗魄失秋声。
今生快意吟诗梦，地下芳魂赋月盈。

却见袭人赶上来，道：“我料定你去看林姑娘。上回林姑娘见我做的绣百合荷包，赞的什么似的，烦我也给他做一个。你且带上送给他。”宝玉答应着，急急走至潇湘馆。小丫头掀起毡帘，宝玉入进屋

内，顿感香暖四溢，似将方才的沉痛消减一些。见黛玉卧在床上，面向里，纹丝不动。宝玉搓着手，走近黛玉道：“我顶风冒寒过来，妹妹总该理我一理？瞧我给你带来了什么？”说着举起荷包，晃在黛玉面前。黛玉立身坐起，一把抢过荷包。紫鹃给黛玉披上粉青银鼠皮袄。黛玉微笑道：“难为袭人了。”宝玉道：“我不带荷包来，也不理我了？”黛玉道：“谁叫你来的不巧，人家正伤感。”宝玉道：“妹妹有何伤感处，说与我给你分解。”黛玉沉吟一回，叹道：“也没什么。谁知年景大了，竟更加思悼父母。近日每夜一梦，梦见爹嘱告我自加珍爱。又说既许我离乡，投靠老太太，此生惟听老太太调度罢。梦中娘见我，一味流泪，并无多言语。白日常思梦景，想来总是心酸。”

宝玉见黛玉面上犹有泪痕，叹道：“常时我与老太太说起妹妹烦恼之处，老太太一念姑妈，二疼妹妹，每常落泪，极不自在。”黛玉急道：“那里须你和老太太说什么？说了我且成了什么——忒不懂事了。”宝玉道：“既如此，以后我不提就是。”黛玉脱口道：“许你从今后再别管我！”言毕不禁泪下，哽咽道：“我身子乏了，须歇息。你且回罢。”又叫雪雁送出去。

宝玉道：“不忙。不知妹妹可知，香菱前夜没了？”黛玉惊道：“我那里晓得。可伤！”宝玉道：“我意欲往他灵前上香告别，袭人说姨妈不叫咱们这边知道，去不得。”黛玉叹道：“想那年他在园内向我学诗成痴作魔的样，尚历历在目。”宝玉道：“还提作诗呢。当时我喜欢之极，说天地生人至公，老天生人再不虚赋情性。今日可知说差了，苍天真真不公！善者偏逢凶神，慧者竟遇呆情，德者终遭惊雷，青丝却化野乡冤魂。当号当泣！妹妹，你道是问天、问人、问神？”

黛玉笑道：“香菱因你一番天问，死且不冤了。只不知某芳菲之夕，我悄没声的死了，谁能为我问天作诗？”宝玉变色，道：“休说此不仁非德的话，真是亵渎天呢！”黛玉道：“你急什么，人终有一死。像那又忧又苦的，死也未必是坏事。”宝玉道：“我只要你们过好，自己如何皆可自得。妹妹，我果真觉得老天与我仇谋……”

宝黛二人正伤感说话，忽见探春的丫鬟侍书手托一叠剪纸找紫